

· 魏鉉益 ·

AFTER LANDING

新竹空軍基地的某個角落，一群人正在辛苦做好每輛油車的維護工作，確保幻象戰機降落後能順利且快速的為戰鬥機加滿油料。日復一日的重複同樣的工作，這就是我服務近一年的單位——空軍第四九九聯隊補給中隊油料分隊。

研究所讀完一年後，毅然決定休學，規劃先服完一年的兵役。從國小到大學的升學路，從沒離開過校園生活，柳營生活對於我來說相當陌生，只能從已經退伍的同伴口中略知一二。帶著對軍中的想像和不安的心情踏上車站月臺，等待著即將把我的人生轉向不一樣道路的專車。坐在火車上，從北臺灣到南臺灣，一路上看著窗外的景致不斷轉換，心情也不斷的起伏。隆田站到了，一群一群頂著平頭的年輕人還來不及看清四周，便被

催促著下車，然後一群群的菜鳥們全部擠上遊覽車；當然我也在其中，車子轉了幾個彎後，就到達目的地——官田營區。

進入營區，左一個營隊，右一個部隊，處處看得到整裝肅容的入伍生。或手持槍械站崗，或揮汗跑步，或操練演習。難道這就是以後身為軍人的我要做的事嗎？車子到了一個大操場停了下來，有位班長要我們下車排隊，宣導注意事項後，便分批帶開。我一路跟著「帶著

彩帶的頭頭」——班長走，到了「步二營兵器連」，分配寢室、領用裝備和填寫許許多多的個人資料，在被告知部隊的作息與規則後，即成為中華民國國軍的一員，這一個月中我將接受各式各樣的基礎訓練，學習如何成為一位軍人，但這只是我軍旅生活的一個小站而已。

經過沒日沒夜的訓練，很快地，抽籤分發部隊的日子到來，幸運的我抽到了新竹空軍基地。在隆田車站，相對於大部分抽到防砲部隊的同僚，我和幾位同樣是新竹空軍基地的同學心中暗自竊喜，坐上開往新竹的火車，在火車上得知，我即將擔任的兵種是「油料兵」。

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兵種，只知道工作內容是幫戰鬥機加油。到了新竹基地後，雖然知道油料兵算是空軍中比較累的兵種，必須二十四小時待命，但我仍懷著期待的心情迎接即將到來的生活。

帶上個人行李，坐著班長開來的好馬車前往油料分隊。映入眼簾的是數輛油車停放在停車場，我對四周環境充滿好奇心。但沒有太多時間讓我摸去摸索這個環境，因為我必須很快去熟悉這裡的工作，以便能成為單位中有效的戰力。

油料分隊是一個只有約三十人的小單位，但是每天必須應付大量的飛訓量，還要維護分隊中數臺老舊的油車。所以我必須快速的去學習每一件事情。但對於原本是學生的我而言，不管是油車的維護保養或零件的更換都是困難的。幸運的是，這裡的班長或是學長，個個都充滿絕技，對我來說困難的維護工作，在他們手中都能迅速完成，也多虧他們的耐心教導，在剛到單位的第一個月，就能快速學會各種工作。經過一個月的訓練階段，自己也成為一名合格的油車副手。

油料分隊被賦予最重要的任務就是，為每架落地的幻象戰機補滿油料，所以不論甚麼時候，只要飛機落地，都必須快速的坐上油車，為每架飛機加油。如同消防隊，當火災警報響起，消防員必須快速坐上消防車，趕往火場救火。記得在這段日子裡，曾經在半夜三點，睡夢中被班長叫起來出任務，帶著睡眼惺忪的臉，坐上油車，開往機堡。或者在早上六、七點出去加油，中午才能回來，而正當準備享用午餐時，又得去出任務。又或者是原本四、五個人一起進行油車維護工作，到最後卻只剩下兩個人，因為其他人都陸續續續丟下手上的扳手出任務去了。這樣的生活日復一日，但不覺得辛苦，雖然除了完成飛機繁重的加油任務，還必須兼顧大量的維護工作，但看著一架架飛向天際的幻象兩千，一切都值得。

雖然只是三十人的小單位，但幻象戰機必須靠著油料分隊不分晝夜的補充油料，才能飛向天空，捍衛臺灣，說油料分隊是中華民國空軍小小的無名英雄，當之無愧。

很快地，役期剩下兩個月就要結束，心中有無限感慨。油料分隊充滿回憶，每天的工作是辛苦的，但都是快樂的；我帶不走的將遺留在這裡，而帶走的將永遠屬於我。退伍後可能再也沒有機會坐上油車當油車副手，在油車後面吹哨子指揮油車倒退，也不太有機會近距離看幻象戰機的起降。雖然這裡學的技术或許外面用不到，但對於工作的態度卻可以讓我受益無窮。隨著時代的變遷，軍中的管教方式也漸趨於人性化的管理，也許有些人覺得過於鬆散，或者有些人覺得跟以前沒什麼兩樣，不管外在的環境如何改變，我覺得自己的態度和想法都決定你的軍中生活該如何度過，不同的想法也將決定你在軍中是愉快的還是痛苦的。

對自己要有要求，積極面對軍中的生活，當兵不只是在浪費時間，而是可以讓自己成

長，這是在軍中慢慢體驗及學習到的。常人說當兵是從男生變成男人。我想，我對這段時

間的體認與成長，是從一個被動聽話的學生，變成一個懂得主動積極去解決問題的學生吧！

孟運樂先生與我

· 文彥 ·

「鈴……鈴……」我立刻拿起電話，「喂！你是……？」

「我是孟運樂！」

「呀！老長官！老長官！」

「……誰是你的老長官？咱們是同事還差不多……」

「不管啦！五十年前，你畢業於幹校，第一次分發到臺南的空軍後勤司令部，初任少尉政戰官，在沒有支援，尤其是沒有經費下，居然創辦了一份『後勤報』，分發至第一、二區部和好幾個供應分處，報導著各個機構的活動、成就和發展情況，促進了部隊間、人與人之間的瞭解與團結，硬是『一鳴驚人』。那時（民國四十年二月一日）奉『政治部』（後易名為政戰部）之征召，轉換至『新聞』跑道——用筆桿寫文章——做了一名『無冕王』，擔任『力行日報』的記者。你在『幹校』學的就是新聞，能夠學以致用，而我可就是劇作家何（故）曉鐘（『算橋英烈傳』和『星星知我心』的作者）常說的一句話——『我十竅通了九竅，卻一竅不通』的情況下，便大膽去跑新聞，在勤學加上你的鼓勵下，不斷的檢討、改進，真的是『一勤天下無難事』，便由『採而優則編』。油印小報在時代不斷地演進、變遷下，日漸沒落而停刊了，但我的筆桿卻更上一層樓，改寫廣播詞，主持廣播節目，前後共達二十八年之

久。你也因為成績卓著，奉調總部創辦每週一次的『忠勇報』，在此漫長的歲月裡，我們一直筆墨往返，結成了『文字緣』，連情感也凝聚在一起。」

人情有意，但歲月無情，直到接到退伍令，我才不知所措而又不不得不茫然地接受，趕辦退伍的手續，可謂「悵然若失」，甚至有「如喪考妣」的滋味，那真是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」了。最明顯的例子，乃是從勝利路通往基地上班道路路上，那「車如流水，馬如龍」的強大而壯觀的陣容中再也沒有「我」了。這該是我生命中的一大沈重的打擊，直到接到孟先生打來的電話，我才如夢初醒，原來是「中空社」主編替我們安排的，不僅是這一次，還有一區部兩位老長官，也是透過中空社瞭解雙方是什麼關係，慎重的接線、搭橋。一位是政戰部主任侯錫麟將軍（筆名侯西林），一位是以前一區部電子廠長王思波上校，都是一見如故，話匣子一開，早把時間忘得一乾二淨，陳年往事便像石門水庫洩洪般地奔流。

這次與內人應邀到天母孟府拜訪，承蒙孟先生熱情地以茗茶、鮮果招待，暢談兩個多小時，之後又雇車相送，如此隆情厚誼，真是一個「謝」字可以表示。尤其是老報人兼有令人傲視的議論、極具慧識的政論，自離開了空軍，借調于中央日報，榮任為副總編輯多年，再

為行政院遴聘擔任難得的「諮議」重任，而且是歷經嚴家淦、蔣經國先生等的「四朝元老」，共二十餘年之久。想當年經手影響國計、民生經濟「十大建設」的運籌帷幄，殫精竭智，訂立或修校計畫，可謂盡瘁黨國，至少孟先生已經盡其所能了。人能如此獻忠求義之不輟，可以體會出他的敬業樂群、力爭上游，在工作中求進步，以精益求精，報效國家。有人找到了最佳的形容詞，那就是「達人矣」。

因見孟先生年齡才七十許，便已不便提筆，稍稍行動，便感心跳、氣喘，有次幾乎釀成不幸，這都是年輕時責任心太重，公而忘私，體力透支太多，未能恢復所致。這次「孟運樂先生與我」結束了半個世紀的相思之苦，再從人生的「酸、甜、苦、辣」中記取教訓，改善人生觀，增進人生樂趣，還是值得重視，不容大意的。

▼筆者夫婦與孟運樂先生（左一）合影留念

